

断

桥

符浩勇等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77  
06

56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断桥/符浩勇 等著——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海韵文丛)

2003.6

ISBN-7-5059-3020-6

I 断.… II 符.… III 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1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 第014281号

|      |                          |
|------|--------------------------|
| 书 名  | 断桥                       |
| 作 者  | 符浩勇 等著                   |
| 出 版  | 中国文联出版社                  |
| 发 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发行部               |
| 地 址  |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100026)       |
|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
| 责任编辑 | 王军                       |
| 责任印制 | 卜一                       |
| 印 刷  | 京华印刷厂                    |
| 开 本  | 850×1158—1/32            |
| 字 数  | 120千字                    |
| 印 张  | 5.7印张                    |
| 版 次  | 2003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 印 数  | 1—1,000套                 |
| 书 号  | ISBN7-5059-3020-6/I·1546 |
| 定 价  | 12.60元                   |

责任编辑：王 军

封面设计：浩 力

# 目 录

|        |               |
|--------|---------------|
| 序      | (海南)胡 彬 /1    |
| 断 桥    | (海南)符浩勇 /3    |
| 断 桥    | (北京)风清清 /18   |
| 断 桥    | (安徽)香山红月 /47  |
| 断 桥    | (上海)能饮一杯无 /76 |
| 断 桥    | (海南)海天也 /99   |
| 断 桥    | (河南)木耳 /119   |
| 断 桥    | (广东)秦汉唐宋 /141 |
| 《断桥》之外 | (海南)丘名广 /178  |
| 后 记    | 编者 /181       |

# 序

胡 彬

符浩勇是一位简朴的作家，生活在红色娘子军的故乡——海南省琼海市，在繁忙的金融工作之余，潜心耕耘十几年，在中国的小小说领域独树一帜，收获甚多。

2003年3月底，符浩勇打电话跟我说：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题为《断桥》。他坦承，由于很少涉足较大篇幅的写作，对这个作品不甚满足。在海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孔见的建议下，他打算利用互联网这个神奇的工上人，征集同题作品，看看别人如何写得更好。于是请我帮忙。

我当即表示支持，并很快付诸行动，在人民网海南视窗（[www.0898.net](http://www.0898.net)）的“天涯文艺”里发布了“征集同题写作”的公告和符浩勇的《断桥》原作，随即又为此开辟了专门的“同题写作”栏目。

“天涯文苑”与著名的《天涯》杂志合办，是一个面向全国的网络文学园地，上面云集了各地的众多写手。公告一经发出，果然有不少作者响应，十几篇来自四面八方、风格各异的《断桥》作品先后到手。

同一个标题、同一群人物、同一则故事，不同的作者同不同

## 断 桥

---

的想象力、不同的创作手法来表现,征集到的作品直接在网上发表并自动汇合、然后再以传统方式结集出书,此举不仅在海南,在全国文坛也是一件新鲜事,人民网海南视窗为此还发布了新闻。

在市场经济风起云涌、精神文化混沌低落的时代里,文学似乎日益走上了穷途末路,成为越来越小的圈子里的“乐与怒”。可是峰回路转,在文学期刊逐渐萧条的同时,网络传媒应运而生,互联网的普及应用,又在更大范围内为精神文化的繁荣和新文学的诞生提供了崭新的舞台。

显而易见,网络文化与传统文化、网络文学与传统文学并不是完全隔离的,更不是相互对立的,相反,我们看到,随着互联网的高度普及,二者之间呈现出越来越密切、越来越融合的关系——网上转载传统媒体的作品,书商出版网络文学,如今都已司空见惯。眼下有不少活跃的作家,最初就是互联网上的文学青年,他们的写作先引起网民的关注,然后被传统文化机构发现和重视,从而走向了网上、网下的双重空间。因此我预感到,借助网络巨大的覆盖面和传播力量,文学有可能走出“天国”,重新回到人间。

此次同题写作《断桥》,从征集到出版成书,也算是文学与网络“联姻”的一个完整尝试。但愿更多的作家能够踏上信息高速公路,释放自己的能量、并从中获益。

(作者胡彬,为人民网海南视窗总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南省作家协会副秘书长)

## 断 桥

符浩勇

刘红军再次见到红莲是一个初夏的晌午，在公社医院的候诊走廊里。

走廊里的红莲已买过挂号，同其他病号一样正待着当值的医生喊叫，才能进去诊室号脉。刘红军这时正为医院赶办一件抢救病号的事从走廊里走过，脚步稍显急促。

走廊里人声嘈杂，病号痛苦的呻吟声，小孩被注射的哭闹声此起彼伏，掩没了窗外苦楝树上聒噪的蝉声。

红莲是来医院检查身孕胎位的。虽然她腆着大肚子，躯体稍显臃肿，但装饰收拾利净，整个人条出落还是吸引了刘红军的注目。他眼光投过去时，一张眉清眼秀的脸孔似曾相识，转而脚步放慢，倏地，眼眸里一亮，脸上惊喜地漾出笑意，“是你吗？红莲，你，你怎么在这里？”随即，又像久别重逢一般，“我是刘红军呀，红石坡村的。”

红莲的脑海里先是一片空白，随即泛起浪潮，搜寻记忆，忽地记起什么，站起身来：“哦，你就是红军，你不是在县工作队吗？你许久没回家了。”她从刘红军的脸上收回目光，又压看自己稍微隆起的小腹，仿佛借以代答他的问话。

## 断 桥

---

刘红军奔过来，在红莲的面前站住了，目光直直地盯着她的躯体，他没有想到的是，红莲怀孕了？她同谁成了亲？是叶志伟吗？从未听见别人说起过。但他嘴里告诉她，他半年前离开了县工作队，转入公社医院行政办当文书。

“有什么要紧事吗？”刘红军接过红莲手中提着的挂号条，红莲就说：“排队差不多就到了。”这时，当值医生正好喊她的挂号编码，她机械地应了一声，脸上写了满腔的话，却挤不上一句来。

刘红军正有事缠身，抬手看表的时候，说：“现我正忙着，你先去号脉，回头，我，我会来找你。”看着红莲转身而去的身影，他才跨步走开。

这时候，距刘红军同红莲初次见面已一年余了。

一年前，刘红军是去公社办公地见着红莲的。

话还应从头说起，那时公社通知大队部派人去挑下乡接受再教育的知青，本来是让大队支书刘长旺去的。

支书刘长旺在公社颇有声望，公社党委里他是成员之一，最大的原因是，小时候他跟着父亲曾掩护过现任区委副书记肖辉脱险，肖书记给县里打过招呼，他对革命有过功劳，于是红石大队被评为革命老区，钦定他为公社党委成员兼大队支书，公社里开展忆苦思甜运动，他是当然的好典型。县里书记同他照过相片，他用镜屏裱着，吊挂在家里厅堂上。他抬头低目，出门回村，方圆百几十里的人家无不给他鞠躬致礼，是村里的绝对权威。然而，那天，他喝个酩酊大醉，醒来时已是太阳一树高，才记起公社嘱过去领城里知青的事。他就差刘红军去。



## 断 桥

---

刘红军，是刘长旺同辈兄弟。刘红军父母因一场疟疾归寿早，是刘长旺一手携养成人的，刘长旺祖上这辈上不知那条染色体犯了毛病，不能生育，家里蒙受过刘红军父亲照应，他就将一生疼爱倾注在刘红军身上。

刘红军赶到办公广场时，知青们的发言宣誓已经结束，但仍然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开会的人正陆续离去。

红军找到公社王书记，说明刘长旺未到会的缘由，王书记拍着他肩膀说：“年轻人，好好干，一辈人新人换旧人吧。”说时哈哈一笑。其时，在登记处，只剩下一对瘦弱的青年男女了，男的白净、清瘦、孱弱，但透着锐气；女的纤弱、妩媚、秀气，骨子里蕴有清傲。他俩就是叶志伟和红莲，实际上是公社有意安排的，因为他们的父母是城里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已关进了牛棚，折磨致死。他俩是被下放而并非是接受再教育的，安排在红石老区，或许更能熏陶和洗礼他们的心志。

刘红军那是首一回见到从城里来大山的人。眼睛死勾勾地盯着他俩一副同病相怜的神态，强打精神，故作大度，作了自我介绍，在登记处签过名，就领着他俩往回走。

红石老区是离公社所在地最偏远的一个村庄，翻过一座大山，走过一条大田洋，涉过村边的椰花河，才是刘长旺支书的管辖区。

时值初夏时节，天气已见热酷。一路上，烈日当空，叶志伟和红莲未备带遮阳用具，被晒得汗流浹背，步履蹒跚，但俩人互相安慰，一只军用水壶，你递我，我让你，不知何时早喝干了，让刘红军心里就生出一阵痒痒的感觉。

翻过大山了，走过田野了，见到了傍在村边椰花河。河岸边

## 断 桥

---

的苦楝树丛显得蓬勃而苍翠，细碎的叶子绿得发黑；湍急的河水在树影下滔滔流过，河面清澈见底，荡着一片碧蓝的天空，飘着云彩。使整个河道看上去像一块巨大的陶瓷碎片。而连接两岸的则是三根木桩材料捆绑在一起的木桥。

或许是赶路疲乏，或许怯于桥下滔滔大水，志伟和红莲气喘呼呼地在桥头停下了，目光求援地望着刘红军。

叶志伟疑惑盯着刘红军，只见他定了定神，说：“这桥，能走人吗？”

刘红军回答：“村里往返两岸就靠它呢！要是害怕，来，我扶着你们过。”时已午后，饥肠辘辘，他不想再迟疑拖延下去。

叶志伟过去了，回头携红莲时，刘红军第一次闻到女人的体香，挽着红莲手走过桥心时，故意抬脚不均，红莲惊叫一声，抱紧他。他忽地感到胸前一阵柔软的挤压，身上忽地感到生命的冲动和一种反弹的感觉。看着红莲羞红的脸以及里衣襟下那一片柔和的白皙，刘红军想，这辈子为能同她睡一夜，死也足矣。

进了村，刘长旺早待在歪脖子树下，他国字脸，浓眉亮目，腮帮边留着胡茬，四十开始外年岁，身板仍然魁梧，透出豪侠客刚毅之气。他乍见到叶志伟和红莲，陡然热情过剩，慌忙接进家里，嘘寒问暖，对红莲更是象闺女般热情：“来到这，就像回到家里，不要挂家，现在城里很乱……”对叶志伟也是兄弟礼待，安排他到刘红军家同住。

每天出门上工，刘红军、叶志伟、红莲成群结队，夜晚，村边的稻草垛边，他们坐在一起抬头数着星星看月亮，叶志伟和红莲又未免生出许多愁叹。

没想到，刚一个月过去，县里让公社推荐人去参加工作队，

王书记同刘长旺商量时，刘长旺极力推荐刘红军。

就这样，刘红军离开了叶志伟和红莲，离开了红石老区。

离开医院候诊走廊，刘红军加紧脚走向医院西北部的急诊抢救室走去。

听传话的护士说，正在抢救一位在劈山凿壁被土层塌方压伤的城里知青。话说是抢救，其实是让他去处理后事，记录医院抢救过程，因为在医学意义上的抢救，他一窍不通。

刘红军匆匆进了抢救室，只见医院里几个骨干医生已束手无策。

医院负责人见刘红军来，对他说：“红军，按规定，你做一下详细记录。”说着，摇头叹了一口气。

刘红军迅速展开病历卡，听着当值医生的口述，记录着：“死者，叶志伟，城里知青，因排除哑炮，伤及脏腑，失血过多，入院时多方救治，服用过……但医治无效，最终失败……。”刘红军舞动着笔杆的手，剧烈地抖着，脸上扭曲得很难看，终于，他掷下笔，挤上前去，揭开盖在死者身上的白布，顿然怔住了。死者已面目全非，头部已残损大半，但仍可辩见熟识的轮廓。其实，他在记录死者的身份名字时，既在认定又在否定，不过是他压根没有相信，仿佛在梦境里一般，因为就在刚才在医院候诊走廊逢上红莲时，没有觉察到她一点异样的情绪，他就不相信，同名的死者会是他一年前接回红石老区的知青。

其实，刘红军离开红石村后发生的事，他压根就不知道。

刘红军被支书刘长旺极力推荐去参加县工作队。明里说是

## 断 桥

---

为他的前程着想,但实际是刘长旺有意支开他,自从叶志伟和红莲进村后,他就开始打红莲的主意。

刘长旺同张氏结婚多年,如今已过了生养的年月,未能留下掌门后根,也是张氏这辈子最心虚的。虽是破四旧风声紧,但刘长旺是地方上权霸,张氏背地里仍逢十迎五,到庙里烧香点烛,有算命占过刘长旺八字,认定他还有第二婚,可望续继香火。

刘红军走后,叶志伟少了结伴,同红莲的亲近又怯于刘长旺的权威,并不是每天都能同红莲在一起。但刘长旺一家对红莲的护爱有加,他心里也十分快慰。他庆幸,他下乡选对了地方,现实同他原来设想并不一致。

刘长旺夫妇对待红莲胜过掌上明珠,心头骨肉。清晨起来,张氏对红莲送水递巾;收工回门,暖水涮身,红莲着实感到回到家里一样。刘长旺有意无意讲述小时候他同父亲在椰花河边掩护前辈脱险的故事。更多的时候,是抚慰红莲远离亲人的伤愁,说到动情处,湿红了眼眶,红莲早颤抖哭出声来。她压根没有想到一场灾难已开始铺开,正在向着她罩来。

一个夜里,刘长旺从公社集市上买了平日饭桌上难见到的菜肴,张氏默契配合,端出闷酿多年的老酒,一阵豪饮之后,红莲不胜酒力,失去知觉,张氏将其扶入房,脱去其衣服,红莲活脱脱一条鲜嫩的白萝卜,妩媚的锁骨,柔弹的酥胸,曲线的小腿,刘长旺借着酒力,扑了上去……。红莲醒来后,发现自己赤身裸体躺在床上,意识到受辱后,首先想到的是自杀。她爬起身,就向墙头碰去。

守候在她身边的张氏,迎头拦腰抱住她,倏地跪下了,向她哭诉了刘家无奈的缘由,她说:“妹子呀,你看到刘家打江山的

## 断 桥

面上，成全吧……”

红莲哭得更凶：“你们欺骗了我……”她气愤不过，用力过度，呛住了后面的话。

张氏继续说：“我知道，你觉得志伟可心，就是他也不会主张你寻短见，他也会理解刘家的苦衷……”。

红莲嚷道：“我要见他，我要见他……请让志伟他过来。”

人命关天，刘长旺不想要事情闹大，就让红莲去找志伟，他知道同叶志伟之间将有一场少不了的舌战。

然而，红莲去找志伟之后，意外地显得沉静，不哭也不闹，倒让刘长旺百思不解。只是红莲不再住在刘家，而搬到刘红军去县工作队之前住的小屋。但她同志伟的行动成了张氏始终的密视和垂注。刘长旺表面上对叶志伟也显得客客气气。

转眼，一月过去，张氏悄悄告诉刘长旺，红莲身上每月来事的日子消失了。于是他们夫妇掂计，就有一个更大有阴谋。

可半月后的一个夜晚，叶志伟找到刘长旺，没想到，他说：“红莲怀孕，是我的骨肉，让我们成亲吧”。刘长旺勃地变色，说：“你胡说，红莲是我合法妻子，怎说成她的怀孕是你的骨肉。”接着，张氏掏出她同刘长旺的离婚证和红莲同刘长旺的结婚证。

叶志伟没想到刘长旺凭权威势力早准备了这一切，他百口不辩，扬言要到县上告他。刘长旺却嗤笑一声：“只怕你的上告成了你伤风败俗的佐证。”叶志伟气愤不过，说不上话来，就悻悻走了。

叶志伟终是没有上告，红莲哀求刘长旺，给叶志伟一条出路，不能让他呆在大山里。

刘长旺答应了，向公社极力推荐叶志伟去代替刘红军的工

## 断 桥

---

作,让刘红军转入公社医院。然而,谁也不知道,一个冷森的阴影又在向叶志伟罩来……

刘红军在医院整理好叶志伟后事的材料,从抢救室出来。忽然记起红莲或许尚未知道噩耗,就匆匆赶到妇产科诊室去,却再也没有见到红莲的身影。

当值医生对他说,红莲早走了,却留下话,下晌她还会来,让他务必等她。

大致是下晌斜阳夕阳时分,刘红军才见到红莲出现在医院门口。从神态看上去,红莲或许真的不知道志伟的死讯。他来不及考虑周详该不该将消息告诉她,红莲却看出自己神色不对。说:“红军,你好像有什么事搁着,满脸乌云。这些日子,你怎么不回家去?这些日子,家里发生了许多事,我同志伟连找个商量的人都没有!是志伟到县上替你参加工作队,你心里不痛快了?工作队里一切都会如意吗?志伟他现在在哪里?我已是在他走后,没见过他。”

刘红军听着红莲连串的问候,几乎昏眩过去,倏地,他鼻子一酸,心里象针刺一般,哭出声来:“红莲,你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大伟他到了县工作队,就参加开山队,去凿壁开路,为排除哑炮已……他,在早晌我遇上你时,就是急着去抢救他……处理他的后事。”

“什么?”忽如其来的变故,红莲睁大眼睛,压根没有相信自己的耳朵,“红军,你胡说什么,不会,不会有这样的事……。”

刘红军强忍泪水,咬紧嘴唇,使劲地点头。

一阵昏眩袭来,红莲笨重的身体倒下去,刘红军急扶着,往

医院里，喊：“快，快叫急诊室——”

红莲醒过来后，她的身下血污一片，胎儿早产夭折了。可她第一句话：“这是阴谋、是陷害，志伟是被害死的。”眼眶却再没有一滴泪。

刘红军惊愕地盯着她，百思不解。

直到刘长旺和张氏来到医院探看红莲，刘红军才知道，刘长旺已占有了红莲，但红莲的身孕成了他心中的疑团。

红莲的脸孔象一张白纸，没一丁儿血色。同刘长旺张氏照面，也不说一句话，更不抛给一个好脸色。

刘家嘱咐的话只对红军说。红军说，红莲受到打击较大，还未放弃轻生之念，你们还是回去吧，红莲是自家人了，他会照顾的。

住院的日子，医院又来一对年青的夫妇，同红莲同一房间。

刘红军查病历，获知妇人也是下身血崩，开始是每月来事来了几次，再后来事的日拖得很长，一诊断才知子宫肌瘤，要做手术，得花一仟多元。但手术后，就不能再生育了，他在给红莲陪床的时候，安慰红莲，也安慰妇人。说：“治病要紧，钱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携去，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那个陪妇人的男汉一直沉默着，听了刘红军的话，感慨地说：“说得好呀，活着才是要紧的。我们做手术，连房子都卖了，才凑足一千元。我们离开村时，看到自己的家被别人住进去，真想大哭一场。可有什么办法呢，乡下人就要认命。等手术成功了，回去搭个棚避风挡雨，再累几年，日子总会好起来的。”男汉说话的时候，目光熠熠，放出光芒！“现在不管那么多了，活着就是

## 断 桥

---

一切。”

刘红军听着男汉的话深深地点着头，转眼再看红莲时，她已泪流满脸。

他们出院的那天，男汉的脸上漾着光采，他说：“可以回家了，再拖就错过播种季节。”那神情仿佛忘了他所谓的家已经不存在了。原来，手术做到得很成功。刘红军也为他们庆幸。看着他们离去的身影，转眼深深地盯着红莲，她的脸色已开始出现一缕血润。他想，红莲是否也悟到了，活着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月过去，红莲已开始康复，整个人象又见清爽可人，骨子裡的秀气让人悦目。

刘长旺来接她，她婉谢了，让刘红军为她在医院找个差事。

刘长旺就同公社王书记说了，医院答应让红莲干公务活，刘红军凭手中权力，在医院给她腾出一间破陋的旧房。

红莲的糊口起居得到红军的照应，他照常去探看她，他心里想着要补偿她心灵的创伤。她勤快，也不时过来帮刘红军洗衣刷物，渐渐地他们有说有笑，姊弟相称。

一个刮台风的夜里，大风肆虐地冲打着门窗，雨点落在玻璃上哗啦作响，刺耳的雷声交加地轰鸣着。

刘红军冒着风雨来查看红莲旧屋状况，刚走进屋里，红莲虚惊地扑进他怀里。

“怎么啦？”刘红军担心地问。

“我、我怕！”红莲花抱住他目光投向窗外，“这风雨多急……”

“别怕，有我。”刘红军抚摸着她颤抖的身子，忽地记起一年前在村边的椰花河上的桥上，他又感到胸部被一阵柔弹地挤压，



## 断 桥

身子生命的律动又在弹起，只是红莲不再羞红着脸，坚定地抱紧他。

刹那间，刘红军心里一阵狂乱，顺势也抱上去，脸就埋在她的头发上，鼻子一阵酸楚，几乎哭出声来，门外的风声刮得更大，雨压得更紧。

他喘着粗气，冰冷的手伸向她的下身……

红莲迎合地躺到床上，脸孔红扑扑的，羞涩里含着渴望。

刘红军扑上去，他感到自己象一辆奔驰的火车，越过巍巍大山，穿过黑暗隧洞；红莲感到自己象一泓涨满的湖水，正泛起浪涛……

火车穿过涵洞时候，虽然掉进湖泊，水位迅速地退去……他俩却精疲力竭，尽心尽兴。

刘红军喃喃地说：“我……我初见到你时，心里就想，这辈子能同你睡一次，死也值得……”

红莲听着，伸手去捂住他的嘴，说：“有你这话，我拼死也要活下去……”说时泪水漾出了眼眶，窗外的风雨声把他们的话淹没了……

刘红军害怕东窗事发，红莲彻底康复后，就送她回乡下去。

在椰花河边的桥头，这时已是秋天，河岸边苦楝树丛的叶子早已落尽，枝丫光秃秃的，立在秋风中；天气透出凉意，浑浊的水位开始搁浅，露见河中长满青苔的丑陋乱石。刘红军想起第一次接回叶志伟和红莲，而眼下只剩下红莲了，不由一阵辛酸涌上心头，但怯着刘长旺在场，对红莲只说我走后要争气自爱、照顾自己，红莲神情恍惚，挥挥手，刘红军一离去，就扭头跑回家去。